邂逅百年古茶树

——淳安县富文乡古茶树群发现纪实

寻隐而遇

年近六旬的章中良是淳安县富文乡一位与茶叶打了近40年交道的技术干部。

“乡里有没有古茶树?”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章中良心里。

一个契机，促成了他的寻茶之旅。

2023年，富文乡开始筹建清平茶源馆，以展示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富文茶的独特历史。

三环之山、上游之水、千岛之势——清平源流域一直保持茶叶品质优良，从民国时期就是淳安主产茶区。清平源牌千岛湖龙井茶更是拿下全国“中茶杯”大奖，成为淳安县首个获此殊荣的茶叶品牌。

“但，更久远以前呢?”

在追溯茶历史的过程中，章中良一边查阅历史典籍寻找依据，一边暗暗思索，“要是有证明年代的实物就好了——如果能找到乡里的古茶树，就能找到最久远的源头了。”

于是，“寻茶”这个想法就从纸面落到了行动上。

富文乡地处淳安县东部，辖区内沟谷纵横、溪流交错，清平源与青田溪等支流共同构成区域水系，其流向多与山脉平行，最终汇入千岛湖。

2023年11月15日，章中良开车启程，毅然钻进重重叠叠的群山，“一开始，我先去了东南面与建德交界的直岭山，打算从那里找起。”连日里，他一遍遍地翻山越岭、出发重返，可惜一无所获。

章中良只好重新梳理乡里的资源环境，想起青田村有一座宋代古刹乌龙寺，“古时候，僧侣们大多会种茶，也许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”

到了实地后，章中良不免有些失望，寺前庙后并无古茶树的踪影，只有一株数百年树龄的老樟树。正打算离开时，他遇上了八十多岁的村民王顺根。

王顺根虽然年迈，却口齿流利、记忆清晰，“寺院后面有座茶焙山，民国时候，我父亲住在山上做木工，那时就有茶树了，粗浅算算，怎么也有百年种茶史了，你可以去那边找找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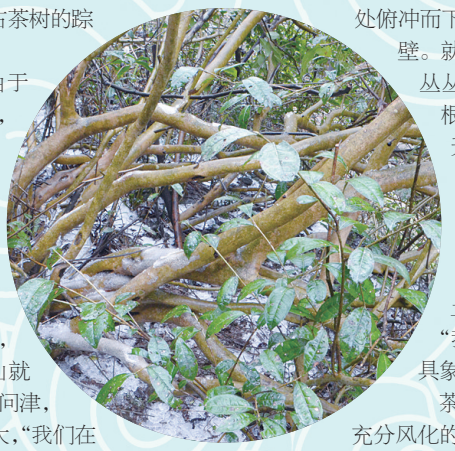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听名字，我就很激动，既然叫茶焙山，那应该种了茶树；而且‘焙’是古代的一种制茶技术，是指用温火烘茶，以清除茶叶中的水分，便于更好地收藏贮存。”章中良说。

青田村、乌龙寺、茶焙山……这些碎片逐渐拼凑出一条清晰的地理线索：雪坑源。

雪坑源地处清平源流域东部支系，发源于海拔1018.8米的紫高尖北麓，溪流自北向南蜿蜒而下，流域面积达17平方公里。

心里有了底，章中良深入雪坑源一带，从上到下、从里往外、从东向西，锲而不舍地寻找古茶树的踪迹。

2007年，由于村庄规模调整，青田村与雪坑村合并，拉开了下山移民的序幕。2009年，整村从雪坑源迁居到山下新村。此后，山后源、茶焙山就荒了，多年无人问津，寻找的难度很大，“我们在雪坑源找了一个月了，连附近的六联村、重坑村、聚璧源村都陆陆续续去过了，还是没找到。”



尽管如此，章中良并未放弃。他联系了熟悉山况的青田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有海，“之前，我一直在荒废的茶园旧址里找，这次我们决定转变思路，不管这片土地以前有没有过茶园，从下往上重新开始排摸。”

事实证明，这个方法很有效。

2024年2月27日，章中良清晰记得这个日子——“我们找到了!”

“当时山里还有雪，我和张有海一起从山下的水库出发，一路往山上走。先是发现谷口的两棵古茶树，再往里走，发现还有，一直延伸到山谷深处，这里竟然有一整座山谷的古茶树群，我真的特别惊喜!”时至今日，章中良仍难以言喻当时的激动，“我们在雪坑源的茶焙山、山后源、荷山等核心区块发现了600余丛根径在25厘米以上的古茶树。我从事茶叶工作将近40年，但像这么大、这么多自然生长的古茶树，还是第一次见。”

紫高尖落差显著，溪水长年累月从高处俯冲而下，造就刀削斧凿般的峭壁。就在这沿溪岩缝之间，一丛丛幽深的古茶树错落扎根，绵延数公里，几乎遮天蔽日，形成蔚为壮观的古茶树生态群落。

“《茶经》中提到：其地，上者生烂石，中者生砾壤，下者生黄土。”章中良连连感慨，“我亲眼见到了这句话的具象呈现。”

茶树生长的土壤，以岩石充分风化的烂石土壤为好，含有碎石子的黏性土壤为次，土质松软的黄色黏土更次之——茶圣陆羽这一独到的观察在此刻得到完美的印证。

山水“密码”

富文乡是一片三面环山的河谷，年均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，水汽充沛、气候湿润，这也意味着多种多样的微生物在此富集、发酵、繁殖。

当视角随着雪坑源溯流而上，就能发现这里的独特：山高、源深、峡小。因此，海拔差导致的“时间折叠”，让这里有雪的日子比外面多，气温也比外面低——雪坑名副其实。

但最为特殊的，是这里的土壤。

偏酸性的风化岩原本是茶树生长的最大阻碍，但紫高尖上生长着葳蕤的阔叶林，一层又一层的落叶堆叠覆盖，形成肥沃深厚的腐殖质。当雨水降落时，这些天然的有机肥便沿着山体不断往下渗透，形成阶梯形的天然演化室。无数个岩层落差之间，一颗颗茶籽在石壁风化的罅隙悄然破土，经历冰与冷、霜与雪的淬炼，一寸寸延伸根系，竭尽全力攫取一切养分。

自然界的层层筛选，为富文的茶留下了一线生机：高海拔，让茶叶有足够慢、足够久的生长周期；昼夜温差大，让茶叶能积累更多的芳香物质；经过岩层过滤的山泉含有铁、锰、锌等多种矿物质，能及时为茶树补充各种营养成分；常年云雾伴山、低温弱光，能抑制茶多酚合成、飙升氨基酸含量，使得茶叶的鲜爽度增强。这种鲜，不次于春笋的脆甜、不亚于青豆的清甜，在舌尖迸裂开鲜嫩无比的滋味，是独属于山野的馈赠。

倔强的生命力，让看似灾难性的劫数成为冥冥之中注定的机遇，成就富文古茶树与众不同的基因密码。可以说，纬度、海拔、气候、地形，共同造就了一个生物奇迹。

今年4月，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三次来雪坑源采集样本，并选取其中15株古茶树进行鉴定，判定树龄介于170-235年，均为鸠坑群体种。早在20世纪50年代，我省就开始研究鸠坑茶树种的抗逆性和适应性。20世纪80年代，鸠坑种成为我省主要品种，栽培面积占全省茶园总面积45%左右。

“我们从这些茶树的种植方式、树轮和村民口述等角度进行了全面分析，发现这片茶树群有着很明显的迭代现象，有些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，有些则有上百年历史，它们的根系深扎岩缝，被好山好水所滋养，茶叶品质值得期待。”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教授苏祝成说，“从这批古茶树的生长状态来看，当年应该是散播种植。据有关历史考证，杭州的茶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多为散播，70年代以后则多为条播。”

杭州作为“茶都”，茶的种质资源丰富，但目前没有一棵古茶树被列入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名录。雪坑古茶树群作为杭州市首片发现的古茶树群，不仅填补了杭州古茶树保护的空白，具有极高的科研与历史价值，还引起了多方的关注。

“富文雪坑古茶树群的发现，再一次印证了鸠坑国家级良种茶的悠久历史。由于地理环境和土地山林的多元现状，也使得古茶树群保护的难度大大增加。”淳安县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小松说，“为此，我们更要统筹好各方关系，特别是联动部门、乡镇和广大农户，努力使保护成为自觉，实现共赢”。

（下转第4版）